

西安碑林全集

石 刻 綫 畫
第 一 〇 二 卷

石刻綫畫概述

王 蒨

石刻綫畫是我國特有的一種民族美術形式。它是以鋒利的刻刀直接在質地堅硬、表面平滑的石材上鐫刻陰綫條成畫的一種藝術。是隨着我國古代建築石材的廣泛應用而產生、發展的一個畫種。

見於先秦時代的玉器和建築物上的綫刻紋飾、景物圖象等是我國古代早期石刻綫畫的雛形，至漢代得到較大發展，南北朝和隋唐爲鼎盛期，衰於清代。最初它是作爲紀功或裝飾施刻於墓室、棺槨、碑碣、饗堂的門楣、門柱、柱礎等處的綫刻圖畫或紋飾圖案；後來發展到石質建築物的各部分。佛教傳入中國後，石刻綫畫又遍佈佛教石窟、造像之龕、臺座、中心廊柱、經幢等處。另外，在中國道教造像碑上也常運用石刻綫畫的表現手法。從宋至清，石刻綫畫逐漸從建築物、造像的附屬地位分離出來，以碑碣爲載體，成爲獨立的畫面。石刻綫畫的題材非常廣泛，有歷史故事、名人肖像、生產勞動、宮苑生活、道釋人物、山水花鳥、建築園林等。因此，石刻綫畫不僅成爲研究我國古代歷史、科學文化、宗教興衰變化，宮殿園林建築格局、歷代服飾、山水花卉技法等的圖象資料，特別是在人物、花卉、建築等方面的綫描技法上，具有很重要的藝術價值，並有較高的欣賞和收藏價值。

石刻綫畫『以刀代筆』和一般繪畫的毛筆勾綫不盡相同，由於錐刀刻石，氣足力強，故能充分表達出流利剛勁的刻綫。在我國古代繪畫中，有所謂『鐵綫描』的筆法和『筆迹勁利如錐刀』的藝術效果，但實際能表達出這種剛健感覺的，則遠不及這類石刻綫畫。石刻綫畫是畫家與刻石工匠緊密合作產生出的藝術品。畫家縱橫逸筆，勾畫人物、景觀形象；刻匠以精妙嫺熟的刀技鐫刻石面，所刻的綫條，其直如利刃，其彎似曲鐵，其圓如盤絲，不僅充分發揮出綫條美的效果，並有入『石』三分的力感，把筆味完美地表現出來。正是由於刀刻石面的特殊效

果，使繪畫中的綫描藝術升華成筆力無法達到的金石力度感。這種對綫描的極度張揚，推動并發展了我國以綫為基礎的造型藝術，故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有較重要的地位。

石刻綫畫之久存，首先是因其石質堅實而致，比紙、絹要經得起時間的銷蝕，所以我國古代尤其是唐以前的繪畫精華，得藉以傳世。即使原石毀失，隨着紙的廣泛應用，捶拓技術不斷發展，使得石刻綫畫得以用新的途徑流傳下來，這就是紙質拓本。歷代石刻綫畫佳作的拓本，正好彌補了繪畫毀失、殘損的欠缺。而拓本所展現出原石繪畫畫法之精妙、刻技之多樣、錘拓之精工，足以反映我國古代文化之深邃，成為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這裡介紹的是以繪、刻、拓三種藝術融為一體的石刻綫畫拓片。

西安碑林是享譽中外的書法及石刻綫畫的藝術聖地。這裡保存有自漢代至清代近百件石刻綫畫作品。其內容廣博，風格多樣。下面按其時代分別舉例概略論述之。

南北朝是一個中外文化大融合的時代，尤其是佛教意識處於支配地位，由於社會政治、道德觀念和人生哲學、宇宙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藝術中注入了新時代的風韻生機和新的審美情趣。反映在石刻藝術方面，多以宣傳釋道觀念，倡揚孝悌及飛昇成仙等的內容為主。其綫刻雖然是繼承了漢代畫像石刻藝術手法，但此時陰綫刻法逐漸增多，綫條流暢自如。碑林中所存南北朝時期的石刻綫畫在佛教和墓棺、墓誌邊飾上都有較為出色的作品。北朝石棺上常有繪刻着騎龍乘鳳游於山嶽或昇入雲天中的仙人圖像，其代表作品就是北周匹婁歡石棺，其綫條明快、流暢、飄逸，與北魏石棺畫像一脈相承。在佛教藝術中有一尊皇興造像背光陰面佛傳故事，以連環畫分列形式表現。此圖綫刻技法相當熟練，人物比例、神態動勢，無不精妙入微。但似有域外粉本的痕迹。而從景物佈局及構圖形式看，則猶存漢畫像石之模式。

隋代石刻綫畫承襲南北朝恢宏的氣勢，并開創唐代綫刻絢麗輝煌之先河，碑林藏李和石棺即是一例。其描

繪天國人間、神鬼異獸，不僅題材內容豐富、構圖繁密，而且刻綫更具質感，給人以深刻印象。

唐代是我國文化藝術發展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時代。她既遙承了漢晉固有的本土優良文化傳統，又接受了北朝各族和外來的宗教藝術，融合而創造出來的新風格。加之廣泛的中外交流，給唐代文化藝術的繁榮增加了新的積極因素。唐代的石刻綫畫也隨着其它藝術，繼承漢、南北朝的優良傳統，沿着古典現實主義道路更爲興盛起來。如美術史上所記載的吳道子，閻立本、大小尉遲、張萱、周昉等，都是我國繪畫史上綫畫的名家，加之唐代民間畫工中衆多的綫描的高手，他們的藝術活動必然會影響到唐代的綫描畫，在這種綫畫藝術發展的影響下，石刻綫畫必然也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惟漢人石刻深沉雄大，唐人綫畫流動如生。』在唐，可取佛畫的燦爛，綫畫的空實和明快。『唐代石刻綫畫多刻於墓葬中的墓門、石椁、石棺、墓誌上，做爲公子王孫和官宦貴族死後葬具的裝飾，內容也都是亡者生前宮室生活的寫照。這些石椁、石棺上大都鐫刻一些宮女宦官，時裝仕女的形象及花卉飛鳥等圖案。其中如李壽、韋洞、章懷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韋頊、楊執一等墓出土的石刻綫畫均是精繪細刻之作。畫面上人物神貌如生，衣飾寫實，雖未見榜題及作者姓名，但就其藝術性而言，絕非出自俗工之手。這些石刻綫畫不僅綫刻達到精致完美，而且將綫的表現發展到如屈鐵盤絲之變化。在顧愷之那種春蠶吐絲般的游絲描細綫基礎上，將連綿不斷、自然流暢的綫條改變爲一種非常挺拔、銳利而剛勁的琴弦鐵綫。唐代推崇的是所謂『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的綫描風格，而石刻綫畫所呈現出的遒勁、瀟灑則更勝一籌。此綫畫不僅流暢灑脫，而且有剛柔輕重之分；轉折、虛實之變，充分發揮了綫的表現力。并能按照題材內容來決定不同的表現形式。從唐代石刻綫畫的多種形式方面就能反映出唐代客觀現實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風貌。如初唐的《道因法師碑》碑趺兩側的異國人物綫刻畫，形貌奇特，裝束各異，在表現軟薄衣質的『曹衣出水』綫描之外，又有表現盔甲皮革的硬綫條。再如唐貴族韋頊、韋洞的石椁綫畫，題

材豐富，鐫刻手法亦多樣，每幅都是一幀獨立的仕女畫。石面上細若游絲般的綫條勾勒出宮廷婦女們的種種形態：持扇、撲蝶、凝思、傾談，皆面容俊美，姿態優雅，衣着華麗，并附以飛鳥、花草、奇石及繁麗的紋飾，構成完美的畫面。而李壽石椁內壁的綫刻樂舞伎則以屈鐵盤絲般的刻綫，將人們帶入一個唐代豪門世家奢華的宴樂之中。另有章懷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墓的石椁綫畫都從各個方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宮廷生活，并表現了純熟精湛的鐫刻技藝。唐代宗教石刻綫畫也有極著名的作品，如西安大雁塔門楣上的拱形佛說法圖，無論是佛、菩薩，還是天王、力士，人物形象和性格都刻劃準確生動、刀筆勁健、游刃有致。并通過宗教畫面反映了盛唐時代博大恢宏的藝術特徵和社會精神風貌。

宋代，由於文人畫的興起，繪畫增添了濃厚的筆墨情趣與書法韻味，這必然影響到石刻綫畫的發展，它促使石刻綫畫在題材和技法上都產生了一個飛躍：不僅出現了綫與面相結合的新的形式，多種綫描衍化成的石刻綫畫拓寬并豐富了石刻綫畫的表現力。有主題的獨立畫面的出現，為後來復刻畫家山水、花鳥作品的發展鋪平了道路。許多畫亦被鐫刻於碑石上，有的畫稿即是畫家的手筆。故從這一時期的石刻綫畫上可以真實地看到宋代文人畫的風采。它們中有借花鳥抒發情懷的，如宋刻《文與可竹石》，石面上青竹一竿，雖殘但風骨猶存；宋刻《唐王維畫竹》與清刻《虛中君子圖》，雖同為竹石，但表現手法迥異，前者細綫雙勾，如白描般清秀俊雅；後者粗澀凝重，表現出風雨中竹子的桀驁與挺拔。宋刻《唐興慶宮圖》不僅成為研究唐興慶宮的形象資料，同時也反映了宋代在建築學上的研究成果。劉齊·阜昌年間刻繪的《禹迹圖》、《華夷圖》，不僅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疆域分佈情況，而且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石刻地圖。

元、明兩代在綫刻畫題材上，宣傳釋、道、儒各教及三教合一之作有較多出現。如元代佛教《華藏莊嚴世界海圖》、明代《西方極樂世界圖》、《混元六大教主像》、《無量祖師像》、《準提菩薩像》等作品都是較為具有代表性

之作。明嘉靖年間繪刻的《黃河圖說》、《小黃河圖》，反映了自古以來黃河泛濫受災最嚴重的河南、山東一帶山嶺、河流、城廓、州縣等的簡明地理標誌，這對於研究黃河變遷、治理黃河的水利設施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明代的人物畫得到長足的發展，反映在石刻綫畫上亦出現了一些歷史人物、聖達先賢的肖像畫。如《魯司寇孔子像》、《寇準像》、《義勇武安王像》等，不僅描繪出了他們的形象，更值得稱道的是較為深刻地刻畫了人物的精神風貌、性格特徵。這些栩栩如生的肖像畫，對本來流傳很少的紙本肖像作品來說，無疑是很可貴的補充。

清代的統治階級篤信藏傳佛教，民間亦流行有各種神道宗教門類的人物形象，如達摩、白衣大士、三聖母、送子觀音、福祿壽三星、魁星、張仙等民間傳說中的神仙大量出現，他們各具形態，綫刻手法也趨多樣，使宗教畫呈現出一種多元、繁榮的氣象。其中以《達摩東渡圖》和《達摩面壁圖》較為突出，人物如生，刻技嫺熟，代表了清代宗教畫的高水平。清代人物綫畫中，承繼了宋明傳統，孔子、關羽、董仲舒等歷代政客名士的肖像綫刻畫，為我國古代肖像畫留下了不致湮沒的副本。清中葉，金石考古學盛極一時，鐫刻古器人物以圖永存。由此而繪刻當代畫家名作之風也盛行起來。如朱集義之松鶴、賈鉉、汪子元之竹、任廷貴、倪人垞、周雯之蘭、李逢春之《三友圖》，甚至慈禧之牡丹等，所摹勒繪品，筆情墨趣，各極其致。均以花草形象表現出文人的品格與追求。此時的山水畫亦在碑石上留有許多佳作。如《關中八景圖》、《太華山全圖》、《太白山全圖》等，以變化多端的綫刻描繪出高山大川的雄姿與氣勢，并傳達出明清山水畫的風貌。碑林中所存的一些清代文字遊戲的書法形象石刻綫畫亦是後人頗感興趣的。如《關帝詩竹》、《魁星點斗》等或以竹組字，或以字成人，不僅寓意深遠，畫面結構亦很巧妙，并且在鐫刻中注意到氣韻的貫通，使人讀來興味盎然，賞悅不盡。

西安碑林中歷代石刻綫畫，共九十三種，一百三十五石，以刀代筆，在石面上留下多幅各具風采的石質畫面。它們與碑林的衆多書法藝術共同匯成了碑林浩瀚的藝術海洋。

夫人天水趙氏墓碑綫刻畫

西晉泰始四年（二六八）。碑圭首。拓片高二十七厘米，寬十厘米。碑正中隸書『夫人天水趙氏，泰始四年七月三日造』兩行，十五字。西安碑林舊藏。

圭形尖額部分減地陽刻雙獸對踞圖，形式類古巴比倫『雙獅門』。碑文兩側各刻一供養人，相向而立。他們身軀修長，風姿娟秀，頭戴冠飾，身着抵襟大袖裙，衣紋細密遒勁，可藉以了解晉代衣冠服飾。此碑體小而形制古樸，反映了魏武帝（曹操）之後禁止厚葬，墓室石刻畫像向墓碑發展的過渡形式。

此碑著錄見《中國美術全集·石刻綫畫》。

（王 蒨）



夫人天水趙氏墓碑綫刻畫（全圖）

匹婁歡石棺蓋綫刻畫

北周建德元年（五七二）。石棺蓋長二百五十七厘米，寬一〇八厘米，厚二十五厘米。一九五三年陝西咸陽底張灣出土。現藏西安碑林。

石棺上刻繪有高達一百九十厘米的伏羲女媧像。他們皆人首蛇身，鱗甲赫然。伏羲頭戴冠巾，長鬚。女媧頭梳雙髻。皆穿交領短衣，胸前束帶，長袖如羽飄飛起舞。伏羲舉的日中爲三足金烏，女媧舉的月中是桂樹下玉兔搗藥及倒立的金蟾。蛇身呈S形擺動，末梢未交。兩人并列對視，在構圖上形成均衡對稱式。畫面綫刻具有北朝綫刻的鮮明特點，綫描粗獷豪放，疏朗草簡，含有一定的拙趣。綫條沉穩，有相當的力度感。圓中顯方，彎內呈直。頓挫有致，具有極強的金石韻味，是北朝綫刻畫中之佳作。匹婁歡其人見本書《匹婁歡墓誌》。

此綫刻畫未見著錄。

（王 蒨）



匹婁歡石棺蓋（全圖）

李和石棺綫刻畫

隋開皇二年（五八二）。石棺通高一百一十六厘米，長二百五十厘米，寬一〇五厘米。一九六四年陝西三原縣雙盛村李和墓出土，現藏西安碑林。

李和石棺綫刻畫從內容到表現形式都沿襲了北朝風格。石棺上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在北魏石棺上多有表現，并有伏羲女媧、神仙方士引導墓主昇仙、方相氏、怪獸、武士等形象。棺底四周刻大山和奇異怪獸，把這些圖象組合起來，象徵天上、人間和地下三重世界，其內容可以說是西漢馬王堆漢墓帛畫的發展。在構圖上人、獸、雲、山滿幅排列，密不透風，但主次分明，大小有別。如伏羲女媧、墓主夫婦、四神皆占主要地位，四周因形穿插有怪獸流雲。充分利用空間，將空隙處填滿，造成繁雜迷離、神奇莫測的境界，烘托了昇天成仙的氣氛，突出了墓主人進入天國的主題。石棺採用淺減地與平面陰綫刻相結合的手法。這是承襲漢與北朝平面減地淺浮雕的傳統表現形式。其刻綫不論是起刀、收刀或是運刀之中，皆能長綫揮灑自如，曲綫蜿蜒有致。從這裏已窺到了唐代綫描巔峰的端倪。是隋代綫刻畫中之代表者。李和其人見本書《李和墓誌》。

此綫刻畫著錄見《中國雕塑藝術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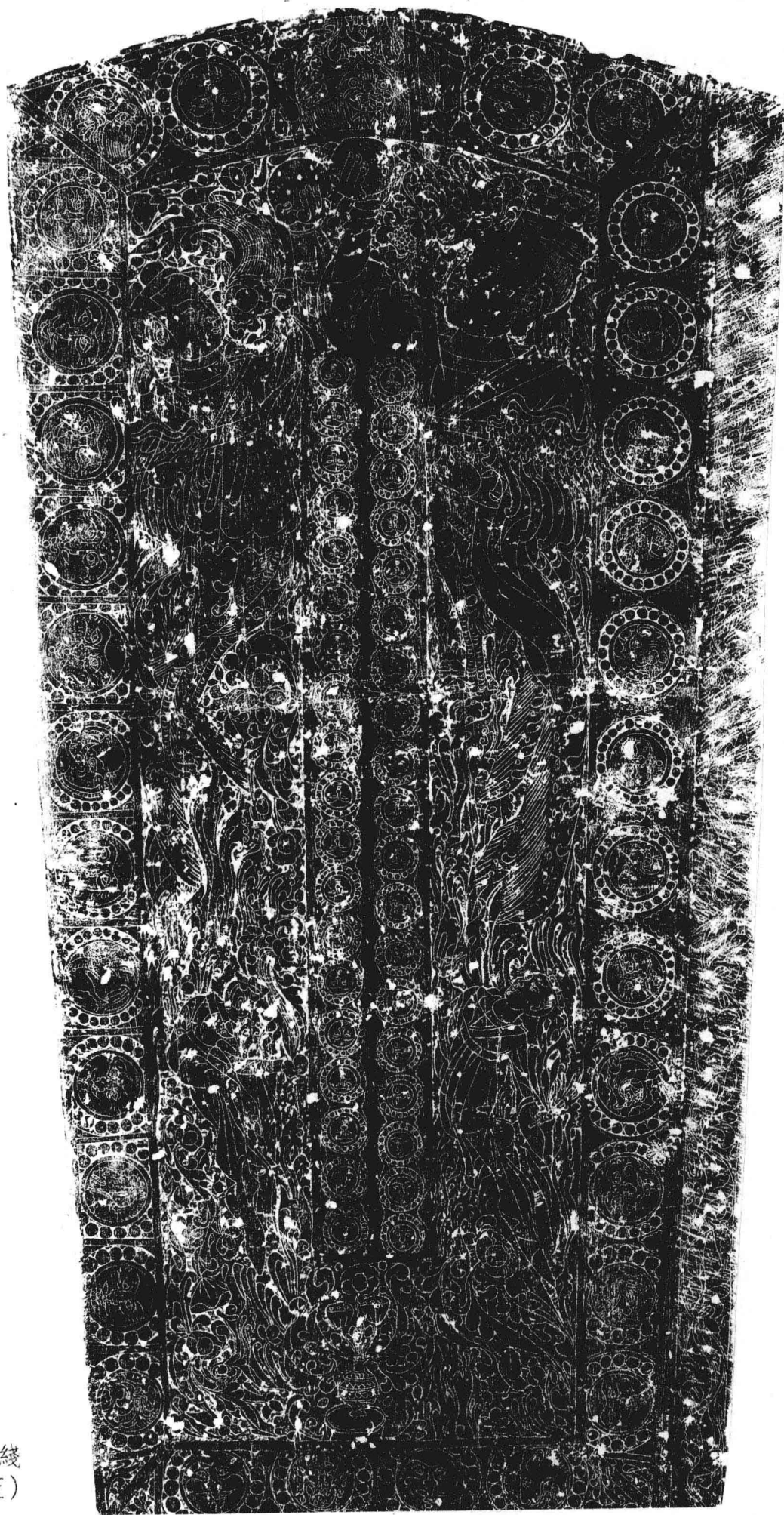
（王 蒨）

李和石棺蓋綫刻畫

棺蓋長二百五十厘米；前寬一百厘米，後寬七十九厘米；前厚十七厘米，後厚十四厘米。

石棺蓋呈楔形，上部正中刻有對稱的伏羲、女媧像，分別手舉日和月。在兩像下方是一幅昇仙圖，圖中二人飄隨其後，他們衣帶當風，冉冉昇騰，神態虔誠，周圍由蓮花組成的祥雲繚繞。最下方是寶瓶雙蓮圖。值得注意的是在伏羲女媧中間及四周刻有大小共七十個圓形聯珠圖案，以禽獸頭部為內容，現能辨認確定的有獅、虎、龍、豹、象、狼、馬、鷄、怪獸及人面。這種聯珠圖案當屬於波斯薩珊王朝時代所盛行的一種圖案花紋。在中亞、西亞等地常見，反映出波斯文化對我國的影響。

（王 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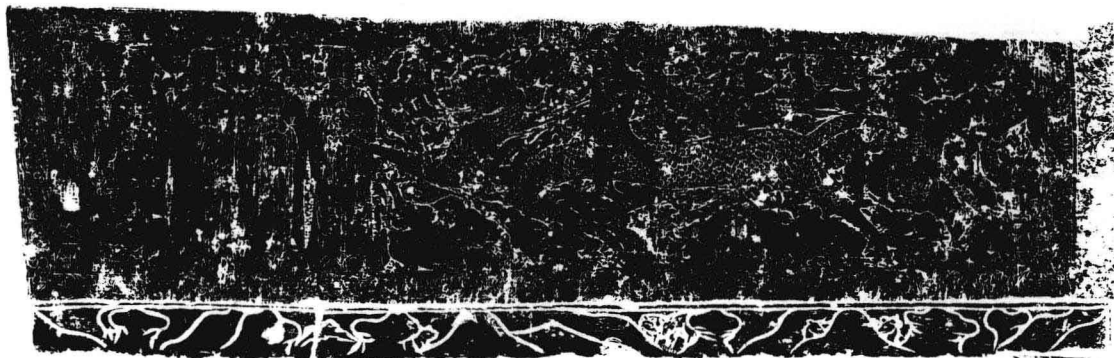
李和石棺綫
刻畫（蓋）

李和石棺幫綫刻畫之一

石棺左幫長二百三十厘米，前寬七十二厘米，後寬六十一厘米，前後均厚十一厘米。

畫面中央刻一青龍，火焰狀翼翅，曲頸縮身，吐雲翹尾，即將騰空而飛。其背上乘一長鬚方士，戴冠穿交領寬袖長袍，一手勒龍韁，一手指引前方。他身後的天空中刻一手持蓮花、頭梳雙髻、長袖飄颻如羽、在彩雲中飛翔的女人。四周流蕩朵朵雲氣和蓮花。龍下方是山峰疊出，并有伏鬼的方相氏騰挪跳躍，使畫面氣氛更爲熱烈。畫前半部是四位身穿寬袖長袍，手握儀刀的髯鬚公，他們姿態端正，肅穆而立。整幅構圖鋪天蓋地，天上人間，仙人墓主，奇花怪獸，瑞蓮祥雲交互融合，構成了一幅奇異的天上仙境圖畫。幫的邊沿均刻有波浪形卷草花紋，其中主體的粗綫與陪襯的細綫既和諧又有區別，相得益彰，使整個畫面繁麗而不擁塞。

（王 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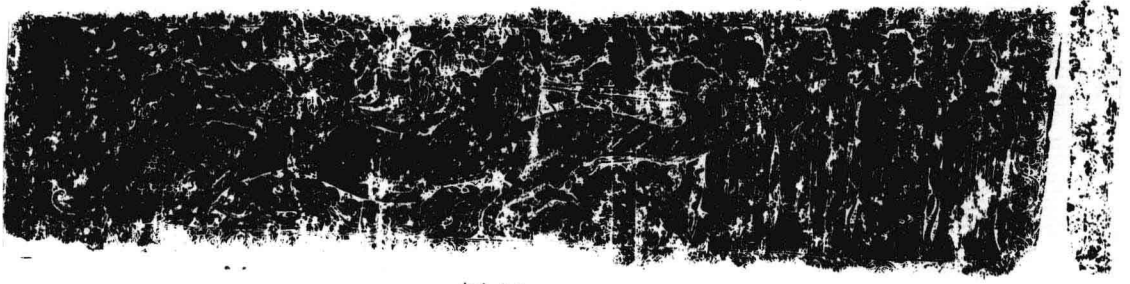
側幫（青龍）

李和石棺幫綫刻畫之二

石棺右幫長二百三十厘米，前寬七十二厘米，後寬六十一厘米，前後均厚十一厘米。

畫面中央刻一只白虎，兩肩至腋下騰起火焰狀翼翅，曲頸揚爪，騰雲而昇。虎背乘戴冠方士，左手勒虎繮，右手持羽扇，是一身道家裝扮。南北朝時期，秦漢方士的昇仙不死之說，已爲道教在傳道中廣泛利用。石棺上常繪有方士導引游於山嶽或昇入雲天的仙人圖像，此風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紀。方士引導身後的主墓主人，飄翔於雲海之中。墓主戴冠，長袍闊袖，隨風飄舞，雍容雅致，徐徐飛昇。手中熏斗，煙霧繚繞，融爲霞蔚。在雲霞空隙間有數個怪獸在作倒立、騰躍、捉拿狀，這就是中國古代在墓中放置驅逐邪惡的神怪，即打鬼狂夫——方相氏。它們在雲里霧中，風馳電掣，使畫面顯得氣勢磅礴。此景象比《太平廣記·神仙四十六》白幽求所見到的『鸞鶴青鳥，飛引於路，騎龍控虎，乘龜乘魚，有乘朱鬣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的神仙聚會場面還要神奇。

（王 蒨）



側幫（白虎）